

汤一介、陈鼓应、于丹、张昭忠、毛新宇等 **109** 位名家演讲录



The Selections of
Shenzhen Civil
Lecture on Culture
(2007)

深圳市民
文化大讲堂
2007 年讲座精选 (下册)

■ 吴 忠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深圳市民 文化大讲堂

2007 年讲座精选 (下册)

■ 吴 忠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2007 年讲座精选（上、下册）/
吴忠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6
ISBN 978-7-5097-0752-4

I. 深... II. 吴...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9377 号

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上、下册）

——2007 年讲座精选

主 编 / 吴 忠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156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经理 / 王 绯

责任编辑 / 王 绯 刘全英

责任校对 / 南秋燕 盖立杰 刘伟雷

责任印制 / 岳 阳 郭 妍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44

字 数 / 780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0752-4

定 价 / 78.00 元（上、下册）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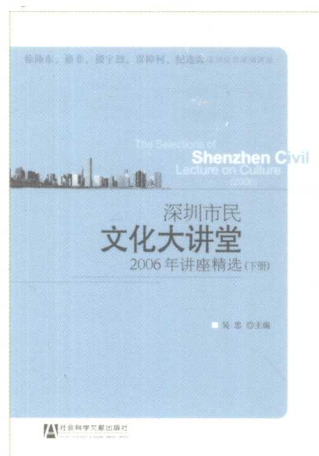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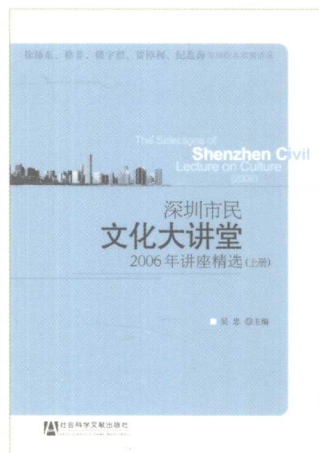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城市因文化而有品位，市民因文化而有内涵。文化蕴含着一座城市深厚的人文精神，是这座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是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深圳市文学艺术联合会、深圳市文化局、深圳广电集团、深圳报业集团、深圳出版发行集团联合主办，深圳市六区区委宣传部协办，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和深圳图书馆承办的大型公益性文化活动。自2005年6月推出以来，“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以“鉴赏·品位”为主题，以“弘扬人文精神，发展公共文化，丰富市民生活，提升城市品位”为宗旨，深受市民的欢迎。深圳电视台的“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栏目迄今为止最高收视率达到3.18%，平均为1.40%，在全台自办的60多个栏目里收视率排前10名。“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官方网站自2007年4月开通以来点击人次已逾100万。先后被市民推选为最喜爱的“深圳十大文化事项”和“深圳十大文化品牌”。此书为2007年度讲座文稿精选。



封面设计：春天·书装工作室
www.ct1900.com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Contents

上 册

- | | | |
|-----|------|-----------------|
| 1 | ◎汤一介 | 儒学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 |
| 15 | ◎刘梦溪 | 国学：回思与展望 |
| 28 | ◎陈鼓应 | 老庄的精神境界 |
| 38 | ◎方立天 | 中国佛教的文化内涵 |
| 51 | ◎成中英 | 《周易》哲学与儒家的和谐精神 |
| 61 | ◎牟钟鉴 | 儒家“仁学”及其重建 |
| | | 《老子》思想与女性主义 |
| 77 | ◎刘笑敢 | ——从《老子》中的雌性比喻谈起 |
| 96 | ◎唐浩明 | 《曾国藩全集》中的修齐治平思想 |
| 107 | ◎赖永海 | 禅与中国文化 |
| 117 | ◎于 丹 | 儒道相济，构建中国人的人格两岸 |
| 126 | ◎景海峰 | 20世纪儒学的三次转折 |
| 142 | ◎乐黛云 | 21世纪的新人文精神 |
| 153 | ◎冯天瑜 | 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 |
| 166 | ◎乐 正 | 国际化城市的人文精神 |
| 186 | ◎陆天明 | 深圳突围和人文精神的重建 |
| 200 | ◎李 强 | 民生净福利中的人文精神 |

- | | | |
|-----|-------|----------------|
| 222 | ◎ 阎延文 | 历史精神与城市文化 |
| 236 | ◎ 江 英 | 人民军队辉煌80年 |
| 251 | ◎ 毛新宇 | 毛泽东国防建设思想的制高点 |
| 264 | ◎ 马鼎盛 | 国防现代化回顾与前瞻 |
| 278 | ◎ 徐 焰 | 解读《亮剑》 |
| | | 中国古代养生文化 |
| 296 | ◎ 唐翼明 | ——从嵇康的养生论谈起 |
| 307 | ◎ 李 刚 | 道与中国养生文化 |
| 316 | ◎ 阎廷娟 | 城市环境与都市人的养生之道 |
| 331 | ◎ 温长路 | 把健康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

下 册

- | | | |
|-----|-------|------------------|
| 345 | ◎ 雷 达 | 新世纪文学的精神生态和资源危机 |
| | | 都市文学 |
| 353 | ◎ 蒋 巍 | ——解析深圳梦想 |
| 367 | ◎ 刘醒龙 | 文学是一种胸怀 |
| 380 | ◎ 苏 童 | 文学经典与创作 |
| 392 | ◎ 马瑞芳 | 读《红楼》看人生 |
| 405 | ◎ 东 西 | 文学与人生 |
| 418 | ◎ 李敬泽 | 走进陌生人：都市的文学表达 |
| 427 | ◎ 孙蕙柱 | 莎士比亚的现代意义 |
| 439 | ◎ 孟繁华 | 当前长篇小说创作的几个问题 |
| 462 | ◎ 鬼 子 | 关于社会故事与文学故事的一点思考 |
| 471 | ◎ 郑小瑛 | 音乐与人生 |
| 484 | ◎ 谢 芳 | 高唱青春之歌 |
| | | 好好说话 |
| 498 | ◎ 王 刚 | ——扬有声语言的独家优势 |
| 516 | ◎ 罗锦鳞 | 古希腊戏剧精神与我的艺术人生 |

533	◎季国平	青春版《牡丹亭》赏析
547	◎岳 红	分享我的人生
563	◎刘连生	用音乐塑造公民的灵魂
576	◎周 炜	相声艺术的魅力
590	◎姚 峰	美声、民族、通俗唱法之异同
603	◎周国平	寻求智慧的人生
615	◎陶宏开	青少年如何戒除网瘾
628	◎毕志伦	人生奋斗与立志
		当前我国家庭教育面临新情况、新问题
636	◎赵忠心	及其对策
648	◎宋承昊	家庭教育中的沟通方法
664	◎孙云晓	好的亲子关系胜过许多教育
677	◎周 弘	教您如何赏识孩子
693		后 记

新世纪文学的精神生态和资源危机

雷 达

雷达，原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小说学会常务副会长，兼任兰州大学博士生导师。著有论文集《民族灵魂的重铸》、《传统的创化》、《文学活着》、《思潮与文体》、《雷达自选集》、《雷达散文》等。独立主编或共同主编了大型图书《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现代中国文学精品文库》、《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等。



雷达：大家知道，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会涉及文学的物质基础及其思想文化背景，涉及现在文学的生产机制和运行模式等方面的变化，但我着重谈的还是当下文学的精神资源，当下中国作家的精神状态，以及进入新世纪以来创作上的一些重要变化和创作中的重要缺失。这些问题都属于精神生态的范畴。

一 直面当代文学的不和谐音

最近，有记者问我对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等言论

的看法,还有的问我对于网上流行的“中国文学已经死亡”、“中国作家已经死亡”、“中国评论家已经死亡”、“中国文学理论已经死亡”“中国教授已经死亡”等十大死亡的看法。这被称为“垃圾论”和“死亡论”。顾彬的话后来有所澄清,但主要意思还是清楚的。问题都提得非常尖锐。我觉得下一个“悼词性”的整体否定的结论也许比较容易,而我更欣赏的是一种分析的态度,一种能就具体问题提出真知灼见的批评态度。我希望尽可能多看原作,在真正了解中国文学品性的基础上去下结论不迟。其实这些激烈的言辞里不无合理的成分和某些严酷的真实,也涉及了当前中国文学面临的危机问题。2006年7月,我发表过一篇叫《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的文章,谈的也是问题和危机。比如,生命写作、灵魂写作的缺失,正面精神价值弘扬的缺失,精神超越性的弱化,原创性的缺失,等等。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不能简单地说不中国文学已经死亡了,或者只剩几个诗人值得一提。比如,说《狼图腾》是宣扬法西斯主义,有没有道理呢?有一点道理,但失之简单化了。这本书的文化宣言部分破绽较多。我曾写过《〈狼图腾〉的再评价与文化分析》,批评得也非常尖锐,认为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还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如果没有上帝,人啊,是什么都可能做的,指出滑向极端的危害性。因为书中认为中国的人种狼血太少了,羊血太多了,如果改换一下血液配方,让狼血多一点,转换成狼文化,中国人就厉害了,这当然是错的。但是,细读文本,又不能不承认,在生态层面和形象层面,它对“文革”期间的瞎指挥,粗暴的行政干涉对草原的破坏,人与大自然关系的思考,以及狼的团队精神和狡黠凶顽的野性方面的精彩描绘,富于原创性,能带来一些震惊化和陌生化效果。这也是吸引很多读者包括外国读者的原因。今天我们讲精神生态,也并不是要下个什么样的结论,而是分析今天中国文学所面对的问题。近来文坛上比较热闹,出了不少花边新闻,什么裸诵,乞讨,梨花体之类,让人看了遗憾甚至悲哀。但要看到,大部分中国作家还是心存神圣,在自尊地、艰苦地、大胆地探索着,辛勤地创作着,也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收获。

我特别注意到,胡总书记报告中指出,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的软实力,“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这才是站在世界和全球的高度上看问题,不是那种老是局囿于国内的眼光。站在世界的高度,那就要追问我们文学的国际形象怎么样,国家的文学魅力怎么样,以一种新的标尺来要求。事实也是这样。比如今天一个微妙的变化是,很多中国作家不再将世界文学简单视为西方文学,

那种与西方文学潜在的隔阂甚至对立心态发生改变，向着共生共融方向行进，也把自己视为世界文学的一分子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正在上升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另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是文学如何在建设和谐文化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我们曾经讲了多少年的斗争哲学，非此即彼，现在提出和谐理念，是多么巨大的变化！对于这个划时代的理念我们必须要认真地学习和领会。什么叫和谐？我理解，和谐不是绝对地同一，不是统一律，不是“同”而不和。如果只存在一种声音，那不叫和谐，和谐强调的是和而不同，不同的音调才能组成美妙的音乐。一个调好了音的琴和弦，显得很宁静，其实有内在的紧张性和不同力量在一个更高程度上的调和，如果不和谐，弓可能折了，弦可能断了。看不见的内在和谐，比表面上的和谐更重要。对于追求政治理想上的和谐，社会观上的和谐，大家是一致的，在这一背景下，文学家如何处理他的创作，政治家的政治与文学家的政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对作家来说，如何在和谐理念的大背景下，处理悲剧意识，处理苦难意识，处理贫富悬殊题材，如何大胆揭示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可能都是需要深入思索的新课题。事实上，为了和谐，更要敢于直面差异和矛盾，直面不和谐音，大力克服它才是通向和谐之途。

二 市场的力量与文学的分化

新世纪以来，我们的社会环境、经济生活、价值取向、审美精神确实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加入世贸以后，在全球化、城市化、高科技化等各方面都有纵深的发展。在七八年前，我们谈论私人小汽车，还只是梦，离我们很遥远，七八年后，小汽车在一些大城市里急剧膨胀，有的都开始限制了，私人住宅问题也一样。现在我国互联网的注册数达1个多亿，手机注册近4个亿，石油消耗居世界第二位，这些都反映了经济高速发展。“神六”上天，我们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有载人能力的航天国家，这都是我们感到非常自豪的。但也要看到精神层面的生态中存在的逆人文态势：贫富悬殊，能源短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真情缺失，友爱难求，诚信危机，贞操淡薄，贪污腐败，怀疑永恒的种种现象同时存在。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的复杂语境。我们必须看到生态的两个方面，好的和坏的。如果只看到一个方面，那作为文学家就没有把我们所处时代的生态环境研究透彻。

在这个复杂的历史语境下，就出现了我要谈论的“新世纪文学”。为什么不

叫“新时期文学”呢？我觉得该换一换了。这决不是玩新术语，这个名字其实是历史给的，是时间给的，是文学自身的发展需要给的。我们叫新时期文学已经叫了30年了，跟现代文学史一样长了，就像一个人，小时候你可以叫他的小名，等他长大了，结婚了，你若还叫他小名就会别扭，并失去新鲜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新世纪文学和之前的文学是不一样的。

必须看到，“新世纪文学”的出现是有一个准备期的，忽略了这个就不科学了。这个准备期大约从1993年开始的。它是一种市场经济比较充分条件下的文学。现当代文学一百多年了，如果用不尽科学但接近事实的说法来看，它经历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三四十年代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文学，还经历了50到70年代的阶级斗争的文学，以及80年代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文学。从90年代开始至今，进入了一个以较充分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文学时代。简单地说，进入市场后，精神的东西变成了商品，文学写作越来越技术化了，文学也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还涉及今天我们作家的生存状态。如今的文坛早已是三分天下：纯文学刊物，市场化出版，网络传播。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文坛了。最近我看到作家“富豪榜”，不知热衷此道的人想说明什么。恐怕只能说明，作家队伍也在贫富分化。但别忘了，文学有自己的标准，最有钱的不一定是最优秀的，发行量最大的不见得是最有价值的。最近易中天讲《三国》、于丹讲《论语》、刘心武讲《红楼梦》、闫崇年讲《清史》，都很火，这一方面说明了文学和文化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市场价值的厉害，把文学娱乐化、通俗化、人情化、实用化了。

现在不断有人提问，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堪称伟大的时代里却出不了伟大的作家，出不了大师级的大学问家？对此我的想法是，现在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时代，或者说是一个无权威的、趣味分散的时代，很少有一件事物，一位作家艺术家得到全民集中地认可。我发现很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都说没有想到自己能获此大奖。现在要形成一个大家公认的大师和权威，在作家生前就做到这一点似乎比较难。而且，大师和权威的树立需要时间的辨识，甚至数代人的阅读和筛选。这只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是否与日常化的、平庸的、商业化的时代有关系呢，消费与享受，往往消磨人的热情和浪漫的激情，以致那种巨大原创力的作品很难产生。当然这只是外在原因。难道我们今天中国的作家就没有自身主体弱化的问题吗？当然有。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谈到作家的几个几乎无法克服的矛盾，比如市场需求的多与作家库存不足的矛盾，透支的矛盾，市场要求的出产必须快，与文学创作本身的求慢、求精的规律之间的矛盾。此处不再多说。

三 新世纪文学“在路上”的迷惘与期待

下面我从文学本体方面谈一些主要看法。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本土化的叙事变得越来越突出了，如何讲好中国的故事变成了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以乡土叙事为例，这几年的一些乡土作品虽然没有达到令人十分满意的高度，但有些作品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例如《生死疲劳》中体现出来的奇思、变形和想象还是值得我们去回味的。贾平凹的《秦腔》，写得那么实，那么黏稠，主要依靠生活的细节和原生态缓慢向前推动，实在出于不得已，生活变得无法概括，只好让它自身呈现。我读了以后一个最突出的感觉是它的无名状态，也就是我们不能用一种简单而鲜明的东西来概括它。其实这部作品还是有其文化内涵的，一个是土地，一个是秦腔，前者是乡土的象征，后者是文化的象征，都是盛极而衰。铁凝的《笨花》走向了宽广和诗意，体现了华北大平原特有的审美意象，反映的是普通老百姓平凡的、不惊不乍的世俗烟火，作者摆脱了传统的和她之前固有的视角，表现出一种难得的概括力。又如阎连科的《受活》，也不是很好读，作者在试图探索一种惨烈化的中国式叙述。阿来的《空山》写的是藏文化的解体，但他强调的是共通的人类性的视角。乡土叙事是现当代文学中传统最深厚的一片领域，对我们的文学非常重要，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但它主要体现在纯文学作家中，而现在书店里最畅销的是面向城市的东西，比如犯罪小说、官场小说、言情小说、校园小说、青春小说、科幻小说、玄幻小说等等。都市叙述与乡土叙述，不是互相取代的关系。最近看到杨斌华谈乡土叙事的文章，他关于乡土叙事中的启蒙、阶级、田园三种类型的归纳我觉得非常好，但我的问题是，是否还存在第四种叙事？我希望有第四种叙事，就是不再局限于现当代传统资源之下的叙事，把目光投向新的在乡村中诞生的具有现代性的健康的个体和文化人格。

在这里我不能不提到“亚乡土叙事”。现在中国实力派作家里大约60%的人在写这类东西，我们认为比较好的中短篇小说家都在写这类东西。何谓“亚乡土叙事”？就是指当前一大批笔触伸向城市，不再显得“纯粹”的准乡土文学，这类作品一般聚焦于城乡接合部或者城市边缘地带，描写了乡下人进城过程中的灵魂漂浮状态，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农民必然经历的精神变迁。与传统的乡土叙事相比，亚乡土叙事中的农民已经由被动地驱入城市变为主动地奔赴城市，由生计的压迫变为追逐城市的繁华梦，由焦虑地漂泊变为自觉地融入城市文化，

整个体现的是一种与城乡两不搭界的“在路上”的迷惘与期待。城市是当代中国价值冲突交汇的场所，大量的流动人口涌入城市，两种文化冲撞，从而产生的错位感、异化感、无家可归感空前强烈。在乡村，谁也没有办法抵御现代化浪潮的席卷，离开乡村的年轻人再也不愿意回去，不但身体不愿意回去，精神也不愿意回去。而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学有多少已经把这个现实写出来了呢？真正表现流动人口内心感觉的作品我觉得还很不够，实际上中国今天的农民是在被动地“自我现代化”。这种乡下人进城的小说，写的应是农民主体的变化，他们不再是传统的小农，也不再是阶级斗争时代的农民，也不再是80年代启蒙农民，也不再是90年代既喜且忧的农民，而是一些“在路上”的农民，是一些正在“自我现代化”的农民。乡土记忆在强大的现代化的冲击下变得支离破碎。乡土记忆的祛魅化——使得在乡下的人也大量地丧失了农民性，成为城市欲望主体的异型。这一块是新世纪文学很重要的方面。

还有一点是日常人的再发现。这涉及我们对人的理解，它不同于80年代我们对人的那种理性的理解，也不同于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对人的原生态的理解，也不同于90年代欲望化的人，而是日常化的人。指的是在和平的、世俗的日常生活中，怎么去发现丰富多样的人性。当然也不排除那种突发性的、爆发性的表现。在此顺便说一下“身体写作”问题。有的人把身体写作等同于性描写，其实是不完全的，身体写作或“躯体写作”最早是由女权主义者提出的。强调身体的再发现。身体曾经在我们的文学中缺席，如在17年文学中，在阶级斗争文学中，现在身体回来了，但身体是如何回来的呢？这个问题很复杂，它与女性写作纠缠在一起。在一些大家熟知的身体写作中，表现的是女性的性别意识的发现，企图用身体来反抗男性话语。可之后的某些作品越来越走向了极端，只突出了写性，缺乏一种精神的维度，这实际上是在降低女性的地位。仅仅把女性作为一个性的符号，而忽视女性对于社会财富的创造，对于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是偏执而狭隘的。其实身体并不忠实于人，身体是会衰老的，一味依恃身体，必将带来自身价值的失落。在今天的许多作品中，女性仍然处于被男权文化塑造的地位，这是很可悲的，但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所以新世纪文学如何在这一领域增加它的人文内涵，增加它的审美深度我觉得也很重要。

另外一个变化我想大家也注意到了，那就是政治视角的隐秘回归。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密切的。一部作品要厚重，深刻，要概括一个时代，往往与政治紧密相关。伊格尔顿就认为：“伟大的作品总是包含着强烈的政治性”这话

很有些道理。现在国际上的大奖如诺贝尔文学奖、奥斯卡奖，都很看重政治文化类的作品。而我们现在的一些官场小说写的是一些非常表层的东西，不是真正的政治小说，它们离政治小说的真谛还比较远。政治不仅仅是权力层面的，也是一种文化、一种文明，还是一种文化心理结构，真正能够理解这一点的中国作家并不是很多。这里我愿提到《沧浪之水》，它的作者悟出了政治是一种文化生态，政治甚至与人生哲学联系在一起，政治与人的精神追求和价值选择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把政治转化成心理深度，那么这个政治才有意义了。在这部书的后面，我写了一段话：“这部书给了我一种天机泄露感。”而现在很多犯罪小说成了教人如何升官发财的教科书，商战小说成了教人尔虞我诈的教科书，言情小说成了展示一男多女的游戏图，还有的小说纯粹是没有精神深度的恶搞。文学在对政治的理解上要有深度。米兰·昆德拉的《玩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等都和政治的关系很密切。

四 当今文学的精神缺失与资源危机

正面精神价值的匮乏或无力，仍是当下文学重要的缺失。温家宝总理最近讲到要大力弘扬真善美价值，我想也是这个意思。什么是正面价值？就是那种引向善、呼唤爱、看取光明、明辨是非，正面造就人的能力。如果都是暴力、血腥、看不到一点希望，以为这才是最大的深刻，我以为这样的文学不算是最好的文学。这个问题其实与我们的精神资源有关。我们的民族精神资源很丰厚，但今天面临的是如何整合和转化的问题，如何把它们化为我们内心深处很丰富的信仰，并且运用到我们的创作中去，把它们转化成我们作品的精神力量——不仅有形而下的生存关怀和世俗关怀，而且还有形而上的精神关怀和灵魂关怀。现在我们的文学中还有“去资源化”的问题，因为资源已经太多，而我们不知道如何转化利用，这就影响到我们创作的水准，以至于有的作家以为只要他敢于批判，敢于暴露，就是最深刻的作品。而真正深刻的作品是不仅能揭露和批判，还有正面塑造人的灵魂的能力。今天的文学中还存在超越精神的弱化。很多作品没完没了地写油盐酱醋和一地鸡毛，缺少一种精神关怀和人文关怀。作家的责任是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深刻洞察，善于表达精神的作家能够做到把故事从趣味推向存在。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写拉斯科尼珂夫的极度矛盾和深刻忏悔，从道德的审判到灵魂的审判，而我们很多作家仅仅关注故事本身。

拓展文学的精神资源，是创新的关键。精神性是文学的核心特征和灵魂，任何缺乏精神启迪的文学，不论它表现得如何精致，终究会被读者和历史抛弃。然而，文学的精神价值所体现出来的力度和深度，却又最终取决于文学所继承的精神资源和对它的接受水平。作为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和民族，我们文学所可资依凭的基本的精神资源还是很丰富的，问题在于怎样实现创造性转化和整合，化为我们的精神营养。比如，以下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很重要的资源：一个是传统思想资源，包括以“仁义礼智信”为主体的儒家思想，以“天人合一，内外和谐”为要义的道家思想，以“生死轮回，普度众生”为宗旨的佛家思想；一个是西方思想资源，主要包括“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圣经思想，“公平、正义”的民主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一个是20世纪以来的革命思想资源，包括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实践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实践所产生的思想成果。在当前，对文学发展不利的是所谓“去资源化”的倾向，什么价值也不相信。某些文学创作追求以“反封建”的姿态批判并抛弃传统资源的精华；以“解构”和“颠覆”的名义否定并拒绝西方进步思想资源的可借鉴性；以“反理想、反英雄、反崇高”为时尚对革命资源保持天然戒备和拒绝的倾向。它们盲目地企图祛除任何“资源”，仅以“生命”、“本能”为精神支点，开辟文学的“绝对个体时代”。这种“去资源化”的文学意向，不但会使当代文学陷入前所未有的精神恐慌之中，而且会进一步刺激被市场所纵容的某些负面价值，如追求当下的身体快感、享乐主义、坑蒙拐骗、自私短浅、唯利是图。它们不仅摧毁着人的“诚信”体系，而且还会进一步刺激文学对暴力、性放纵、血腥场面和阴暗面的宣泄与叙述，使文学顺从人在生物层面的欲望诉求，消解理想、英雄、崇高、公平、正义等正面价值的有效现代转换，甚至把它们当作“脏水”一样泼掉。

今年有人提出小说的难度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现在也很突出。当年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大明湖》底稿毁于战火，他经过回忆，将其中精华浓缩成中篇《月牙儿》，长度其实跟短篇差不多，却成了现代文学中公认的经典。对此老舍先生幽默地说：“我是在经济上吃了亏，在艺术上占了便宜。”如果今天的作家都肯下这种缩龙成寸的苦功，那么消费时代再汹汹然，我们仍会不断有震撼人的好作品出现。当下很多作家谈不上灵魂写作、生命写作，当创作丧失了对生活的敏感或疼痛感，把创作变成了制作，批量化地生产，流水线作业的时候，文学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生命了。

都市文学

——解析深圳梦想

蒋 巍

蒋巍，作家、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副主任。曾获全国第二、三、四届优秀报告文学奖，另有小说、散文等作品获各类全国征文奖，出版长篇小说《海妖醒了》、网络体长篇小说《今夜艳如玫瑰》，长篇纪实文学《红色福尔摩斯》、《渴》、《丛飞震撼》（与徐华合作），散文集《我是个才华横溢的家伙》等十余部作品。



蒋巍：作为一个北京的作家，我面对在座各位深圳的优秀文化青年们，还有各位白发苍苍的女士、先生们，当着深圳人的面来讲深圳梦，我想是因为我常来深圳，也是因为我真的对深圳充满感情。当我走在深圳的街上，看到这样一座年轻的城市，看到满街佳丽如云，我曾经说过：真的让我有再谈一次恋爱的冲动！如此绚丽，如此光芒四射，如此朝气蓬勃，这样一座城市，使得我有不断研究、不断探讨的这样一种热情，这样一种激情。生活会让我们变得深刻，我想，当我觉得我是深刻的时候，当我觉得我以一个旁观者或者是作家甚至是一个深圳的朋友来看待深圳这座城市的时候，我想我期望它未来更美好。我首先想到的题目就是关于深圳，应该“重解深圳梦”，或者是在深圳一个人的想法或者活法。